

星湖僊說
七

人事部

原裝十七

共九



星湖僊說



人事部

科薦

墓銘

治盜

絲

黨論

兵備

武科

稼穡締絡

接輿桑扈

廩吏

巫

漢學

欲

君送臣勞

誥誓

送舊迎新

公私賤

黃戊辰

錫白

顏曾周程

婦棄夫

田結

惡天九人

喪制用仇

蕭寺

推車子

中江開市

對生思食

慈父戒

方術

書牘勝面諭

戚里之禍

同寮服

結負之法

賑貸和糴

墳塚

鄉飲酒禮

顏子聖人

騎

捭揅

陰陽家

富者衆怨

周公下士

文武並用

世卿

白大鵬

醫國

桐樹歎

門生

武備為急

術家

君之祭肉

恭

蟬雌雄

俊俗

監兵使

為學治生

風憲之職

武弁注擬

通經科試館學儒生

四柱

利害仁富

退溪先見

陰訟

智料隱匿

寒暄堂

忌日待賓

權奸自全

不忘貧賤

樂律

五不均

武學

黨長里長

辭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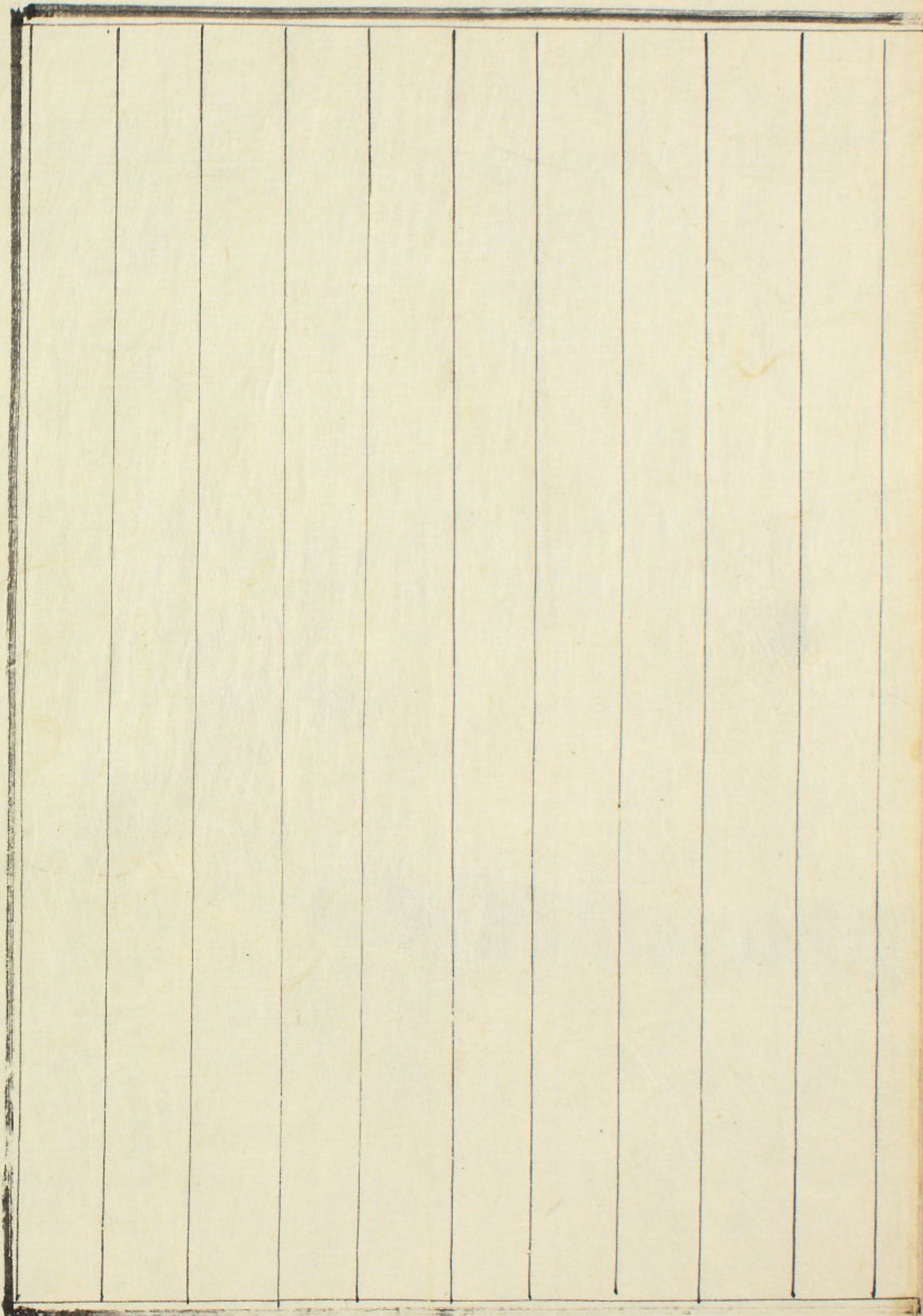


星湖僊說

人事部

科薦

科試將以進用也試以不用所試何意國制以子午卯酉四年
為式文取三十三人生貢進士各至百人之多也其八仕致仕
槩以三十年為率則一世而二千三百三十人也今之內職除
西銓所掌吏曹注望不滿四百窠外職亦稱是而武科先蔭薦
聞流品之類又參在其間則不過五百有餘窠以五百有餘窠
待二千三百三十人其勢有不能遍故生貢進士之類惟攀援
貴近者得官雖文科苟非汲引之力一進而不復進今閭里間



不做官不為民老死進者不可勝數而猶延頸俟願庶幾沾其餘漚不安乎隴畝之已分而其子若孫又有垂蔭免於民役其害一也其或入仕或以財賄或以媚諂已失士子習俗而至於行政不敢違於干託治民不能免於掊克將以悅於人而裕於己其害二也取人太冗濫占極夥故轉轉觀效竊竊挑志蓬心昧目者莫不躁動或以貨取或以筆售舍其耰鋤奔驚道路至於破落家戶其害三也目今尤有甚焉武年之外凡科試之名殆十餘條三年之間文科或至百人朝廷專以慰悅為意其實歛怨媒讟莫此為甚既不能遍悅則事同而跡殊彼得而我廢其有甘心者乎力均則爭位逼則忌左窺右伺利實惟有而

鑽入者八九分朋分黨勢也其要莫如選少而務精也說者以選既多無以處之為誣是所謂七年之病而始求三年之艾也覺其非則斯已焉可矣無已則有一焉就科選之中寓掄才尚德之術使六曹京兆長貳之官兩都留守八道監司每三年各舉文科數人各為題目然後主上與政府親閱薦書聚以加點取二點以上文學德行之類引入經席而廢館錄之規其才能識務之類申之庶政其專尚閭閻貴遊者法有禁入選之後除罪廢外無得置散經歲如是庶幾近之武科之濫尤甚如西北弓馬之鄉家戶出身上不補韜鈴下不編卒位不屬於國家忍憤終其身者也此亦每三年重試經與藝取五六十人以次

付職以為定規無或違誤則其不得者不敢稱屈其字收閭藩之類亦同薦剡如右例是則科薦合一之說也

墓銘

唐世多銘墓者莫如韓退之蓋以文章必傳故人惟要其垂後不計滿望有曰高其上而坎其中有曰以為公宮奈何乎公有曰弘農諱懷仁沂諱璲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有曰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有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有曰凡垂于茲惟其家之利益歸有時若此類何與於其人之賢否耶銘既如此叙事又可知也如玉適偽作告身瞞取侯高女高又發狂投水死此豈可傳者耶苟如是而無忌秉筆又何

難令人不但文辭之不及古必將委曲副主人之意局束若轅下駒所以文又無奇

治盜

柴周寶儼疏云今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今我國治盜無法良氓受害黃平二道尤甚前後猾首皆產其中或有終不得者締結出沒為國家深憂苟值外寇東隙聞發則慮不所不到也今畧倣此術就其就捕之中誘令悉告情狀以所得之財厚賞而縱之用示信於衆其自首者不但免於罪兼取資產焉則其黨自相疑忌所以不能成聚也儼又曰新鄭

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其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良是然所謂將佐亦須有厚利而後可以責其能否使食村中數戶庸調之資而兌官府之役如今軍兵之保戶則必各勤其職事矣凡盜之就捕者詰其住接使一村均受不能發奸之罪歛其贖錢賞告者及捕者有差或有竄谷無隣縣置譏察之任各數人使之遍訶縣中得其三人以上者陞補將校之任使有樂趨其有而不能察者贖鍰答罰如例或降為保戶之役使有懼避如是民無遺移不根之患偷竊亦息矣今人每諉諸安保而緩于禁暴所謂患而不

知為政者也貪民而奪其糊祿與國之亡都失城何異在國則必驅民而禦寇在民則怒視而不思防患可乎防之必思去盡亦王政之不可但已者實儼之術殆可試已

鯨

當堯之世有洪水之變四岳羣牧僉舉鯨治之堯雖知有方圯之過亦且從之九年而不伐以至昏墊之極遂殛之于羽山而天下咸服然楚詞原娣女嬃舉鯨之婞直亡身戒之恐是過訐直而非大慝也至原所自作惜誦亦云行婞直而不豫鯨功用而不就其意與堯言畧似以其得罪于聖世故遂指為四凶而後人又以窮奇饕餮之類比同之後世至篡君弑父元惡極逆

人理所不用者輒舉以證之是豈然哉是不過當時在朝濟濟
羣賢而繇以婞直之資謬當大任終至僨事則繇之不幸也曰
渠之小兒使天下蒼生不免滔天之禍者九年之久則其罪固
合竄殛也君子事君宜恢公博採不主私見臨政則惟恐敗事
而殃民庶幾免矣繇蓋無是焉余讀祭法繇障洪水而殛死為
其勤於民事列在祀典而血食焉其事亦可以識取矣

詳在書經疾書

黨論

黨論是一箇大獄訟夫以顯惡攻純善至仁排窮凶人皆手指
而目睹豈成偏黨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有似是非而非有似非而
是人只見已是而人非皆所以成此也一事可別奈舉世何一

世可別奈傳代何如以物置在列燭之室晃晃皆赤置在陰閉
之窖宰宰皆黑故生長於黨比之際不但人有難覈已亦不覺
苟非明智決斷鮮能掙扎登岸譬若酒酒人惡固酒顛善亦酒
慈也是以小智私慧謬加辨評者視賊認子投璧按劍也諉諸
難了捨不卹者盜至不禦屋比莫措也材有曲直則矩矱示則
物有輕重則衡石誠懸臧否程度宜以經訓為斷也其在大易
坎下乾上曰訟坎險而乾健險而健訟者之情狀也其上九云
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此為健訟之極也聖人繫辭之意如
是今緣黨致貴者豈非以訟受服者耶王道無偏無黨無反無
側一公字包之矣公之反曰私私者只為利己也利之大者曰

財與爵而爵不啻重於財故九二之邑戶財也而通則無貴上
九之錫鞶爵也而受服不敬聖人斷訟不過如此人主臨下不
得於言必求諸事必求諸迹其人也廉於財而遜於爵人主取
之則貪冒者止矣視所以觀所以由不脫於財與爵者舍之使不
得其所求願則彼亦何心拚死為無利之訟乎不然雖名為息
黨其實激之也戒之飭之罰之黜之無所不加而畢竟健者得
售則蠖屈所以求伸龍蟄所以終奮不靳乎財與爵而欲禁其
偏黨是謂煬灶而止沸也奚得焉蓋世所不治者羣聚廟朝關
一爭爵之開場患得患失之不暇何卹乎尊其主而裨其民乎
此無他黨必賙仕雖有進忠若趨利論政如訐寃斷不及擠人

而辨局故也苟使無功可得有功者遠矣世道其有不然乎古
者四十強仕七十致仕中間三十年任職矣其所以至於七十
者王事鞅掌未宜告老也宣伊才退力竭而坐糜廩粟乎或智
力未逮疾病難強素食瘵官者其去七十之老幾何是官守言
責不得則便去不待衰朽也士當幼學壯行立乎人之本朝啟
歷內外一紀二紀而無著績者殆可以去矣夫所欲莫大乎得
官則所惡亦莫過乎失職能去官而不憫者是能不黨者也昔
武后時侍郎侯知一以年老勒令致仕知一踴躍馳走自示輕
捷時謂不伏致仕宋韓見素四十八表乞致仕李至曰亦可激
薄俗士許之或期至不去或不及中身只繫其人之賢否相去

奚直九牛毛耶今若才學未贍功伐不著陳情乞退者皆許則必將冒進者知恥蔑效者思奮矣國家進退人在事不在黨則其復有求魚而緣木適越而資章甫者耶此斷可識矣今之世不見韓見素之激俗而涓涓是侯知一之不伏也貪競如何可熄使在廷之臣知貪競之可恥爵祿之可辭而猶沾於黨論者吾未之聞也是以口辭食而目睨厨者知意實待飽也手獲薪而腰帶箭者知意實獲禽也黨論之是與非亦猶此也故其黏手意脚不脫舊習者不必重究限年遞職大者七年小者五年不與於赦令大臣臺諫莫敢言使曉然知無所利則雖賞之不肖為矣昔丙吉為相掾吏之利孰與免罪之大失職之害孰與

案罪之重案而不失其職人或有所以位易罪者也丙吉可謂知俗之情狀矣余故曰兄弟鬩于牆財有所未贍也妻妾訟于室寵有所未遍也臣隣之黨于朝亦豈非爵祿之有貴賤先後乎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於上九繫帶之訟得黨論之要也

兵備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忘脩兵者將有以脩寇寇必積慮而求虐我乃忽瞠焉應之城不完糧不畜刃不利革不堅使蓬心之將帥眯眼之卒其有幸耶譬之人能嚙剛鋤鐵為之泐碎而沙礫和在濡飯之中或以之齒折人能距躍坑谷可超而昏夜

誤踴咫尺之坎或以之病脚是無心之不及有心也兵有奇正出其不意之謂奇均是卒也而用奇突正三軍為之變色無心故也無心者忌而不之備也苟使千百年而不用兵豈非所大願但患隣敵不如我心既不能事大睦隣而弭其所以來又不能練卒繕械以待之亦安知涓涓之不成江河兩葉之不尋斧柯哉萃之象除戎器備不虞蓋謂除治於不虞之時也聖人之意如此昔康王之新立太保進戒首曰張皇六師無懷我高祖寡命康王之荅亦首曰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是時天下既平刑措已久宜若偃武之不暇而君臣相戒莫尚乎是則中間周室之又安其不懈於詰戒可以見矣苟使一世

二世幸免絢殘於是視武士為奴隸賤兵器如矢櫓廊廟所講不過門族之高下儒士所逞無出雕篆之工拙隣國有聞豈不為慢藏而誨盜乎吾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此言不以無劫而行殆不以狃安而忘戰也或以宗廟社稷之重不為千百年計而姑息為幸則豈不誤哉

武科

科舉之害不但為使一世靡靡乎無用之浮華也一定乎名如草木之區別苟曰文科雖目不辨訓典手不寫辭令偃然自處視顯位美職作已物不然則便怨怒不休必得乃已故黜陟之權常在乎文科而武弁為之奴隸由是文科時為笠轂聞鉞而

武科不敢窺覬於文詞之職武科者雖使說禮樂敦詩書如古
名將未有絲補於已之榮寵故久而亦自視蔑如遂並與衆伍
制變之術而沒之及夫有亂不但文科之不能折衝戎陳武科
亦霧霧乎帷中之籌策矣域中強寇理不可徒以劍稍橫截况
揮毫弄墨者耶今之時比如眺落景而不知有黑夜在前也苟
欲免此宜使武臣之權稍重苟欲其重使武臣間居文任亦須
預養材甞不然徒取駭矣國朝有拔英試更立此制其試也不
以詞章拔藝而專以武經為八股題目不煩誦讀墨義而對拔
其尤者無所枳塞彼將浸灌陶鎔與文士同其才識矣如戚繼
光紀效新書王鳴鶴登壇必究本之六經傍通百家知見詞藻

睿容大雅我東方幾多年代亦何曾生此人物耶此皆導之有
方故耳

稼穡締絡

夫婦共室利害與同然穀粟從男子出故男子最知其可惜而
婦人猶不及也布帛從婦人出故婦人最知其可惜而男子猶
不及也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必須舊為小人然後方可廢幾
也詩曰服之無斃必須躬親締絡然後方可廢幾也是以外有
籍田內有蠶室惟恐怠忘也又若父子一體貪室諸子待養於
父飢寒之至父忍而子或不能也父老而子養之子忍飢寒而
父或不能也勤勞在已尤覺其不易得也一身前後猶有判別

况人主居宴安之地臆度民隱也乎

接輿桑扈

楚狂接輿子桑伯子之徒見於論語要皆賢而避世過中者九辯云接輿髡首桑扈羸行接輿髡首僅見於此桑扈羸行即家語所稱不衣冠者是也若如原說不特不衣冠而實裸體而行於道路也君子不幸側在亂邦何至於若是乖戾乎意者戰伐之際不仕於朝者驅以為兵鋒刃溝壑即早晚事性命其苟全之道乎是其所以或髡或裸託身於狂易衰性而不悔所謂為惡無近刑者也凡民最愚莫如為兵兵者將以備寇賊寇賊惟以殺傷為能兵之死生只繫於國計將謀非己之所得由也生

不擢陞死歸京觀豈不哀哉不然遐邇空虛耕田鑿井足以了平生何必垂形亂性甘為賤穢之行乎此為桑扈而已矣

廉吏

今世有廉吏選舉皆位高物故之人小吏卑官雖有冰蘖之操者不得與為將何以勸俗凡親民者小吏也利害切於目前不思染指使之必待位高物故之後冀得無益之虛名人未有受欺者也世之位高者雖號清寒其居處服飾飲食使令皆足以安逸至於微門冷族偶得一宰解印之後明知其寒凍之不克子孫之流離猶此不忍貪饕真所謂廉吏也國家如欲興動必須揀其小吏之廉潔者在官增俸既去誦其祿食身後子又付

祿俾知國家恩義有終則人知自好庶祇有賴矣

巫

國語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今世女巫遍於國中其所降之鬼邪魔之類祇俗作樂祈祝謂之神事法不能禁非不能禁有以勸之也凡巫女皆有賦官利其物巫財所出何從從祈祝也如是而禁之難矣周禮立巫官意者古時崇信鬼道有灾必禱故爾今國祀典不用巫其意極正宜斥絕之不暇又何收賦之為乎既收賦矣又罰其事鬼厚贖而利於官非禁也意在錢布之入也於是近自京輦遠至州邑皆有主巫出入隨意民風靡然矣巫者皆云有神來降此即人

召之非鬼所強也古者有覡有巫今只有女巫蓋出入外內親近媒利男不如女故男巫遂絕余村中有饗鬼者會中祇妻一人忽云神降通身戰掉作謊怪語遂往從老巫師之余召其夫曉之又禁其師者鬼乃去終為平民以是知法足以禁之也今聞都城之內一日之間饗鬼者無數一饗之費或至不貲鄉陬委巷有疾有喪莫不耗費動損數月之糧豈非可惜

漢學

申叔舟成三問為司譯提調以事大交隣為已任設漢學講肄習院中不許鄉談近世如李完平元翼李自軒景奭為提調每院官之稟事必令漢語古人之務實如此今時以勢力文望者

為漢學教授有厚利故也彼何嘗通老乞大朴通事一句語耶
滔滔是不等而濫測者也噫不才而任銓衡無文而叨講筵不
武而居筮轂矣獨漢學也乎昔成廟擢有治績者為吏曹叅
議臺諫論之又擢為叅判臺論遂止知丘從直善治春秋學自
校書正字拔置玉署臺評又數命召諸講臣使誦春秋皆不能
次至從直背誦無滯上曰彼能不許則此不能而供職何也諸
臣媿屈先廟時譯官金有禮以二品中樞充赴京使叅議李
芮為副申文忠啓宜令連坐上不聽國初之貴才如此人風豈
不勃興

欲

凡有血氣心思者莫不有欲其生與飲食陰陽之欲人與禽獸
同有苟可以避死超生則飲食陰陽可廢是生之欲尤甚也五
性之欲聲色臭味及安逸是也此由侈心而益熾故禽獸微而
人為甚也富貴之欲惟人有之貴尊而富賤貴又可兼富故貴
之欲甚於富也名之欲惟自好者有之薄於待已然後名可得
故其厭富貴而取名千百一人矣義理之欲惟君子有之故其
捨生取義者億萬一人矣然富貴之欲亦重矣貪濁者或以生
易之惟仙佛家莫有如長生故擺絕倫常超脫世累庶幾其不
死此欲之有支流也

君逸臣勞

君遂而臣勞命出於君事付於臣命屬身其家人君心勞而身不勞也心不勞則廢身不勞則不勝百揆之務其可一軀而兼之哉此若北辰居所衆星運行不息而品物咸章也然人主若全不警責終亦弛廢矣如今世百司直宿及祀饗誓戒每內豎摘發亦勞矣若令掌憲官主之然後時亦內豎摘發有不如法罪其主者則無不振刷矣又如大小侍從之臣競相休告一有陳章錄証滿紙如尋醫問方猥媒甚矣此則人主不必一一審閱只候司量其輕重而稟處之其不能惟允者責歸喉司則得體矣漢石建每五日歸謁父仕於朝者在家稀日用此推之綱舉目張可見

誥誓

作誥作誓後世之大弊絺繡文章增飾事實播告多方吾未見毫分裨益而或值艱危之際以之疑惑敗壞者多矣善者橫罹不善者售奸此皆可惡也愚謂世道日降人情多偽言宜簡事宜當庶幾克矣凡若此類只書數行文字如州里勘結足矣

送舊迎新

縣邑之送舊迎新古今通弊其夫馬許多所需皆攤徵民間此尤難堪按麗史崔碩為順天倅其還例贈馬八匹碩到京還之邑人立石頌之號八馬碑自是贈馬之弊遂絕然今贈馬變為雇馬而厥數倍之弊猶不除也柳碯溪隨錄云夫馬只令於道境

境外館驛遞送此意亦優民一端且使候吏無遲滯費錢之患矣

公私賤

國俗內奴寺奴驛奴校奴之類謂之公賤士庶之奴謂之私賤私賤之役不啻重於公賤然私賤必充軍額謂之東伍公賤則勿論域中可哀莫私賤若也故冒投公賤者多而東伍亦縮額矣驛奴之役最輕故其數漸夥其負錢不過察訪之私橐而取之無禁此何道理王者一視羣生是何苦樂之殊科余謂公賤一如私賤之充額百萬之衆指顧可得私賤貢役別有調度使不得殘虐則民生稍蘊矣若直諸無可奈何者非為民父母之

道子填於溝壑而其有不思所以拯救者耶

黃戊辰

黃戊辰者原州賤隸也事親至孝其主之喪貧無以葬竭力營辦且為之石設甚備主遂贖而放之為官吏仁祖朝以忠孝旌其間其為人端潔古雅遂不識字才識出人於義若嗜欲然觀雪許先生為墓誌云余過原州尚有其旌表矣

銀白

銀白惡其老也冠準服地黃菜蕨反促其白者為君之嫌少也而貪貴而賤壽矣人有銀者曰漢法至寬殺人者死白髮好殺人故去之雖去之能避其殺乎此詆以彌之也或曰去之無益

於老死故留之稍遠矣然惡之之心故在觀雪許公云鬚髮父母遺體何敢毀之正矣夫

顏曾周程

孔子之後聖人不復生此言非也朱子論顏子優於湯武程子論曾子安知其不至於聖此已有定說矣又如濂溪明道但聞其賢不聞其有大過使斯人生於古昔未知尚論者以為如何也余見周子通書非大智之言烏能如此獨拙賦一篇先賢疑其為黃老然此或有為而作雖夫子之聖有時乎如此不然聞速朽之訓則曰可以薄葬矣聞農圃之斥則曰本榮可廢矣濂溪之言蓋為巧者發也惜其生於五季之餘世不尚德雖有聖

人人固不識尊之者亦不敢大開口說矣孔子生於周衰先生之流風餘韻猶有存者雖曰謗咎百端亦或有明知之士已有定論傳至百世牢不可破凡傳記中非常情所可測度則事必曰一時處權言必曰有為而發至沒奈何則曰胡說錯傳如少正卯不脫見彪三都之類是也此孔子所以得全聖稱也倘使生於今時曲儒淺學安保其不致疑耶且聖人地位既至上品如天上人非地面者所可揣然上品中自有高下湯武不及堯舜文王不及泰伯伊尹柳下各得一偏亦皆聖之儔匹也如宋之諸子謂不及孔孟顏曾則可安知不至於化之之域乎邵子詩云當時既有少正卯今日寧無孔仲尼此言更快人意然此

若無朕人入盡厨撈摸而別其真贋余又奚得焉

婦棄夫

朱子語類云建陽有婦人夫無以贍父母欲取以歸事到官府斷聽離改道深以為不然謂夫婦之義豈可貪而相棄官司又豈可遂從其請朱子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着不得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無以自給又奈何這似不可拘以大義只怕妻之欲離其夫別有曲折不可不根究此條甚可疑程子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雖孤孀貧窮不宜改適况生妻去室耶若但以不自給而他求是見金夫不有其躬如此者官司宜嚴斷以折奸萌從而許之其觀效縱惡何可禁抑

田結

今量田之法有東有負有結束束束十為負負者載也負十為結結者合成一段也管子禁藏篇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貲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結字亦有所本

怨天尤人

命者我之所受而有者也我樂人憂我非吾人之樂而為樂人我樂憂亦豈人替我之樂者哉然人貴而我賤人富而我貧人逆而我勞此出於人者也人壽而我夭人強而我弱人智而我愚此出於天者也常人之情愁苦困極竊竊然尤人而怨天殊不知命非替富者也天地交感網緼化醇物各賦形氣有清濁

輕重分數而物以之貴賤天何嘗有意於其間為土石之頑者曰天胡使我不如草木之有生意耶為草木者曰天胡使我不如禽獸之有知覺耶為禽獸者曰天胡使我不如人之尊貴耶使天有口亦豈無言如以一掬泥置籠中信手回轉其搏結或大或小或密或疎彼自有不同回轉者何咎乎其出於人者亦然彼雖有貴之富之遂之之權其彼有我無者亦天也我者所稟初不如此彼雖欲易我之命得乎如我輩人亦多又何或重或輕之不侔至此也是其吾所本有者明矣故以射為喻射而不中雖有收心不敢咎人我之求而不得即如射而不中者也又何尤哉荀卿所謂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是也昔者

聖人不得位轍環天下危窮而不怨窘辱而無尤當時譏謗擯斥未有授之以政故曰莫我知也夫其所不知者何謂也天在上人在下我乃通乎自然之理則上達也夷險不渝無往而不益其德則下學也其通歷不息者為天下也非私也此天無不知而人有不能也夫

喪祭用飭

王制祭用數之飭喪用三年之飭飭者十分居一也廢人薦而不祭則此指下士以上也下士之祿與民食同足以代耕也古者一夫之田百畝官稅什一民食其九按食貨志一夫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稅十五石人

月食一石半五人終歲九十石餘四十五石下士之祿亦準此
也人一月食一石半則一日食五升據註疏以鬴受六斗四升
則升方與深二寸五分以石為百二十斤則升方與深二寸八
分強以龠合升斗則升方與深三寸九分強古人亦究不到此
也當以周禮為斷鬴方尺深尺則升之積一萬五千六百二十
五分今我國閭里時行之升其積八萬七千餘分考諸官府京
兆及平市署各不同損益增朒大約長九寸廣三寸二分高三
寸強與閭里者相近也然則古之五升六合強準今一升然則
朝夕之食各不滿五合也一歲之食九十石則其飭九石為祭
用又以九石積三歲為二十七為喪用則一歲除十八石餘七

十二石其疾病賓客衣服許多之費皆在其中或六口七口及
水火盜賊之備不在此也周禮太宰九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註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詩所謂旨畜之類是也此皆助以為
食也喪用二十七石準今五十斗強古者婦功材木必有脩豫
所以能庀其不豐而薄可知然地官均人一月上歲食四鬴中
歲食三鬴下歲食二鬴漢量與此不同故也春秋必書無麥殺
菽禾稻之外此為民食之要也今俗無水之田必秋麥夏菽得
穀最多古今何別一井之地可種麥六十斗菽居十之四則種
二十四斗中歲中田可得米穀三百六十斗大男月食四斗大
女月食三斗五口子月食三斗以五口六口為率則非二百三

十斗不足以其飭二十三斗為祭用喪亦如之合二百七十六斗則餘四十八斗為一歲許多之費積三歲之飭六十九斗為喪用若水田則其種減三之一一井可種稻四十斗得米三百二十斗今旱田相半則又不滿此數然水田之收價貴人多食麥穀留稻米為喪祭之用可以相當然井地廢而貧富不均無田之家亦無奈何雖有田不知節儉終至於無田貧士之家遵用此意廢幾不肯於無廟之戒矣

蕭寺

蕭寺之稱說者謂因梁姓然北陽雜編梁武造寺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子其中李紱買歸建一小室號蕭齋若但因梁姓

彼蕭齋果何取意者子雲飛白名於天下不獨揭齋凡寺刹必描揭牆壁因為佛居之號耳

推車子

韓魏公言與范希文富彥國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此善喻也其言亦有所本大戴禮云人之相與此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也蓋天下非獨智所辦大厦非隻手可擎恢賢共貞玉國之上祥也自三代以還通人達士不無其人讀其書想其心心必不苟言必中窾亦未聞有一人措

諸事為者無此氣像故也一人下手百人掣肘其奈世何我是以君非臣不任臣非君不專任則專專則譏疾不售譏疾不售則出謀發慮無不裕如矣如管仲之世豈無許多忌克但桓公不聽耳

中江開市

義州三江之間彼此民俱不得耕作自宣廟末年鴨綠江邊烟火相接雖村閭氓俗昵比則易釁況大小邦疆域之逼近耶加之豆滿江以外兩民雜居鍾離卑梁戈戟日閑到今兩界虛曠人得以安寢古未始有也中江開市壬辰之後飢荒日甚柳西厓建白設之以綿布鐵器互賈遼東之粟流布國中數年之

間民賴全活然兩國使之專仗譯舌譯舌之利又在物貨開市之後此路失便而中國歲收銀至二萬兩後未罷市即譯舌圖之也其明年壬寅太監高洋移咨請復辭極嚴切更令義州官照舊買賣至先海已酉又移咨禮部罷之夫物貨之不可不通粟布鹽鐵而已我邦之不得不資於上國者弓角及馬畜也外此莫非因侈靡而求之也市易既開則凡玩好紋綺技巧之屬無以禁遏其長短兩較不若不開之為得今聞角馬有禁而玩好恣售可異也

對生思食

尚頌相震曰禽獸豈忍對生而思食乎此語宜警省雖鷄狗微

命人見之或許肉味美惡烹炙得失便覺皺眉凡力所及者皆思殺喫所謂弱之肉強之吞禽獸之道

慈父戒

傳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此不獨溺而不明骨肉之間人所難言故謹言者諱之善諛者美之苟非知言察影之明智有不得其實者也堯之子不肖慢遊傲虐晝夜額額因水行舟朋淫于家可謂敗亂矣然帝咨登庸而有以啓明薦者其嚚訟之迹帝獨覺之而四岳羣牧莫敢辨焉此足為慈父戒焉

方術

陰陽方術自古有之醫藥卜筮聖人遺意也其餘相術摩自成

周干友推命出於李虛中葬埋求福亦盛於李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註以孤虛旺相釋之理或有是則人命四柱亦其類也鬼福及人之說堪輿家謂本於西京無以驗其必然然波奔風盪不可得以復禁矣余謂此類君子不宜畧接心術其說中少而不中多為之者不精其理無必中則不必為也天下之理不能盡窮天下之事不能盡行於當然者尚且不遑況其他乎此不欲為也既涉此塗務神其術雖重厚長者誕妄之辭不憚為之此不可為之也末路險巇抵隙措釁往往有因此喪名殺軀者則不敢為也

書續勝面論

凡為學貴乎工夫接續一或間斷精神漏泄誠意消散如何能透者底蘊朋友麗澤宜莫如盍簪講訂然退溪則曰滿腹疑難必有相見質問之心及其見之不能形於言至三五日心與口不相應又曰面論雖好恒未盡意不如抄寫寄示可以專意細考其意良是蓋口談易發而無迹書讀慎思而有考其道可以深造也逢時少而別時多日日疑掇合成文字反覆商訂則可免十寒之憂矣故曰別後有無限合商量也此為儒術者之所當知問塾尚然況人主法講半位尊勢絕敬畏偏勝雖有知見固不敢盡既罷之後隔若天淵或三日五日所見聞皆非卷中事如何能細繹不間得有進益乎邇臣雖有書進古事之規亦

廢而不舉人主省納與否又未可知不有式例無以振刷邇雖不開人主宜錄問目不必當講之書或經或史每日必下數三條使直宿者各以已見對雖問目之外邇臣又必隨事書進人主從而辨別取舍如相對響答合而錄之遍示大臣重臣苟有違理不經者亦宜執奏如是不但問學日增諸臣亦不敢架湊度歲矣

戚里之禍

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顏之推衍之曰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盜雖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但使輔佐君子戚里之禍自是同一牝晨之凶不可分異之也我 聖朝規模

周慎其初閔沈二家俱罹凶禍蓋慮遠至深也中間雖有孽芽今斷為三尺不卑外朝之權近古有一相臣為國舅有所建白而為臺官駁正人不敢開喙余謂國舅雖不任政至其子無禁駙馬雖與國舅同駙馬之子無禁其亂政固然今法有相避從兄弟房内外兄弟嫌不敢薦引公道宜先自國家始戚里亦視此為例別立名號使享富貴方為久遠之圖耳

同寮服

同父母曰兄弟則有齊衰同師曰友則有制麻同君曰僚獨無服乎然一君而百臣無皆服之理其同司而同道者其義不可忽也孔叢子曰昔號叔閔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

德賢文武號叔死為服朋友之服也黃勉齋續儀禮經傳至補服條不採此段宜添入

結負之法

王政不歸於經界皆苟而已矣其說本是然周家畫井之後溝洫畛域不應易以致滅商鞅廢井止於秦中孟子其之並世而齊滕中華之地已不識其形制者何哉意者立法如此而亦不能通行天下也我國平壤有箕子遺址慶州有新羅遺址雖與九夫者不同其畫界則尚可迹而知也況畎澮距川之大規模耶近世柳磻溪謂當行四區之法佃四區比井九區雖簡亦恐不可為也況溝洫濬地開道宜於旱田今郊野稍平地皆變為

水田以隴為界必均治載水地有平測故隴為之适耶何可以畫方正之界耶愚謂今結負之法即貢制也若潤澤而善處之未有不可行之理惟在饒瘠均劑不然而徒適輕之則饒者太寬適重之則瘠者太急朝家命令何從而輕重之耶當初守宰不能一如量法所以難齊也如欲益下為貴則度田時分寸無失合同而通計之量國用而輕其稅歛可矣先自盈縮非所以益之也孟子曰多桀寡貉什一先王之中制也居此土臨此民取什一而資治亦優矣然後侵剝不復及於民則其為寬故莫大焉今收不及什一而雜賦無藝安在乎薄賦乎畢竟上之所資必出於民寬其一定之賦而容其無限之歛吏緣為奸所以

殘民由是也今之賦蓋太寬矣國中之田莫非豪勢所占寬亦何益獨不念民無立錫而歛有剥膚耶余故曰治民均田為上收什一之稅次之量入為出凡苛細雜賦壹是蠲除又次之大本既正他皆可坐而定也

賑貸和糴

今之還穀賑貸之意也貸則必還凡民之情不能安貧貧不安則稱貸為事當之而許貸民無不樂貸無不償又無不怨寬則廩空急則民困上怒下憤刑杖肉薄賑恤之意安在鄉郡有寒士專仰此為命及秋隣里代輸逐年為例久則隣里訐官不糴然後士無逋欠而治計反優始知此無益於窮民也柳磻溪欲

廢還穀為常平之制常平者和糴也地別豐儉穀價增損官吏
從而售奸何可以盡覈之耶立法失宜富益富貧益貧貧者不
兌溝壑而富家倉庾恒溢相時投隙出納媒利市中穀價非大
歉春亦不減和糴所以難行也古者取什一之稅撙節不費每
歲蓄四分之一三年則羨一年之用九年而羨三年之用散舊
蓄新亦可以賑民既成此數不以賠補國用悉出而與民則民
可執左契而還得雖似加賦其實民財奇羨待乏而責報也何
害之有凡民情有必濫費費不知蓄歛必窘秋不知節資之窮
也旅師之職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
領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是也

墳蔞

墳墓樹蔞古無可考防墓於封旋崩恐是無樹也無樹必崩又
何以為識乎春秋宣公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公羊
傳云仲幾之罪何不襄城也襄義也以草衣城也是時晉魏舒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也襄城者
或如今等塼蔞蓋未可知也魏劉馥守合肥編草數十萬後孫
權圍城連兩城欲壞以蔞葉覆之與此相類然等土為城不覆
必壞蔞蓋非耐久物又不若樹蔞根盤坵墳不陡高尤不可以
不用蔞也此與雨衣之蔞不同雨衣者即白茅葉也古必通稱
也今沙上短草葉可數寸被土甚繁墓皆樹之雖聖智不可易

禮朋友之墓宿草不哭墓如有草孝子之心又必擇樹其嘉者
非蒞莫可宜有終古久此之理然家禮成墳無此語墓祭有灑
掃之說蒞上灑水非宜或是時無此制耶甚可疑

鄉飲酒禮

孝而不悌者固矣未有悌而不孝者也記云鄉飲酒之禮
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君子慎始故先舉鄉黨之
禮人曰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此禮後世亦或行之只攬其名
而不謀其實曠歲一舉而止寧復有功效哉昔橫渠為雲巖縣
令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
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義此最可法

人多患有費然按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
十者六豆此又可減而不可加或嫌人多則取其最尊或逐鄉
迭取無所不可略定儀式如獻酬之禮兼使下情上通豈少補
哉凡此類惟務繁縟故人患難行如國家親耕亦曠世一見何
益哉余謂國家畧計經費使列邑皆行即風化之一端余每欲
別撰鄉禮刪繁就簡使易行姑未暇焉耳

顏子聖人

顏子是王佐子但問為邦聖人之答如彼夏時啟輅周冕之制
豈侯國之所辦夫子平生所蓄積惟於顏子發之身既不得施
措猶庶有望於傳道者故其死曰天喪予也朱子曰夫子許多

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比如天地生一端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也顏子而死更從何處覓聖蘊者耶要是顏子與聖人同體顏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已平風恬浪靜時其相去不過時日間也故曰顏子優於湯武非實見得必不敢如此大開口說出矣然則顏子殆聖矣乎

騎

曲禮前有車騎載飛鴻說者引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為有騎之證而經典無見故謂周末之禮如蘓秦所謂車子乘騎萬匹是也繫辭服牛乘馬是引重則乘非騎乘耶又有可考詩云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崔嵬高岡非乘車可

陟則非騎而何哉如子濯孺子事相與問答則相去不遠矣駟馬雖疾飛騎亂射無所不可何獨使一人當前也勇士驛騎猶可以殺將擒敵然只判勝負於兩車之間何哉騎乘若是之便好宜有漠不解識而以待後世之理未可晚

拯球

赤子塗炭慈父慈母急於拯球無所不至雖陷焚溺猶且百道思量庶幾其或生必不曰事無奈何而安坐待死也如人將必往某地有車乘車往無車騎馬往無馬徒步走足躡匍匐行期於一到豈有終不達之理今之時民生多困不啻入井謀飲廟朝者諉諸無術瞋然忍行奚可哉

其所施措亦不過救枝捏葉根株不動亦與鑄金相似以

略略火爇得外面全然生硬如何得搗成團捺成匾須是大火
中鍛煉通紅鎔汁瀉錠也天地以生理造物順理生成即天地
之本心然而癸委瘠積即人事失其道也癸瘠既生於其中癸
通之策亦必在於其中也今有養雞翁不殖審之則尾石擲傷也鼠狸攫殺也哺飼不勤也訪諸祝雞翁
則不然覆育之防護之皆有其策雞惡乎不遂故歛納刻割者
擲傷不恤者也貪墨不懲者鼠狸任噬者也水旱不賑者舖飼
各施者也何謂無術哉聖人鵠居穀食不遑安息者志在行其
道也何謂道其要使天下無窮民是也故一夫不得其好若撻于市況域內受其弊乎噫

陰陽家

陰陽家九流之一本有其道特後世末癸難防耳如喪祭筮日

天倉求福之類吉凶有別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者時日干支
孤虛旺相是也如無此理必不曰不如而已也昔朱先生問黃
直卿何不移入新屋居曰外門未立曰歲暮只有兩日便可下
切若搬入後有禁忌如何動作初三又是赤口先生之意雖不
拘拘苟可以忌避亦可為也朱子又答陳同甫書曰卜子卜葬
已得地但陰陽家說須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夫三月
踰月禮有定期渴葬慢葬君子所譏顧所處如此其不欲擺除
可見至於宅兆尤所致意故南軒答朱子書曰卜其宅兆固當審
處然古人居是邦即葬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不必越他境
費時月泛觀而廣求也君子舉動人所師仰近世風俗深泥陰

陽之論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此為正論不可改評語類云先

生說

南軒論熹命云官多祿少因云平日辭官文字甚多然則兩賢亦多少信及矣

富者衆怨

疏廣之言曰富者衆之怨也吾阜吾財起若無害然人無而我
有收之者至矣人失而我得怨之者至矣人仰而我嗇嫌之者
至矣然而獨享則怨之因也怨極則謗生謗生則禍兆禍兆則
身亡有不自覺者也有財則有權故面悅而心嫉進諛而退詬
百道搢搢十層增益惡積而不可辨如近世貨殖之家作談柄
其實多不然而家亦不終或絕後或罹殃可歷數也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理有必然也今時徒有貪黷人邈不知他日作這樣人可咍

周公下士

賢王忘勢賢士樂道孟獻子之與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山澤高尚本欲有為於當世苟致敬盡禮宣無可致之方周
公之致白屋非謂使天下之士先來干謁周公屈已下之有以
求之也據荀子周公曰吾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
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執贄者先以贄往見也還贄如聘禮之
還玉士以贄來見周公又還贄於其室而往謝之也至貌執乃
以禮貌接待天下之士是所謂握髮吐哺也後人但知有吐握
之勤不知更有執贄白屋之禮王公大人巍然自處只用聲音
笑貌於求進之徒曰吾下士如周公殊不知天下自有難致之

君子在也世治之不古宜矣程叔子曰只為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所以致人如此

文武並用

治則進文吏急則用介冑古今之通患也聖王之道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平時以毛錐麾鐵鉤亂後引惡讎託宗社可乎且常人之情其處已必視人之待之也俗既賤待故其自視亦猥瑣而貪鄙悖戾不憚為之人不以為異也所以偃武修文者當戰伐之餘稍加偃屈云爾故曰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況交隣不誠修政多闕將士懷憤黎庶疾惡而徒狃姑息謂作治安此比如遺物幸全而謂道不捨溺舟偶免而謂海無溺可乎故戎

敵大猾也伐國重利也慢藏誨盜也忘戰招寇也國之大忌也是以血氣完則疾病不攻內禦足則外侮息百姓得以遂社稷賴以安神武不殺止戈為武故戡亂之才不如折萌之智也然則武與文並未見有輕重之別也

世卿

大夫之於家猶君之國其襲爵奉祀皆宜付於賢者然爭奪日增家國以之傾圯故聖人定為立嫡之法然後亂庶遠已也春秋世卿聖經所譏尹氏為周階亂三家六卿晉魯以亡蓋世執政柄權位日盛非國受害則家必殃有國者慎之所謂嫡者以家非與於國之用人也家可以昇嫡國安得以不擇臣之賢愚

而授之重任乎春秋隱桓之世不但尹氏不名武氏子仍叔之子渠宜無名而亦不書其垂戒至矣田文所謂相門必有相將門必有將亦衰末之濫觴於是勢力勝而才德屈矣至山東山西之喻以地不以家或習氣風聲有以致之無足異也若公子為公卿子為卿一如傳襲則數世之後其不濫以逼者幾希武王之數紂官人以世為其罪之最大則可以見矣周召二相共輔自是周室之美事非後王可法異姓尚然况宗戚至密乎故世卿之忠賢如后妃之懿德后妃不可以懿德而與故卿子不可以忠賢而任國明矣情隨事遷法宜世變故立嫡之制至周始定世卿之禁今亦可漸此不但抑遏不厭之心才能稍可以展布而生民被惠矣

白大鵬

賤人白大鵬詩云白首風塵典鱣奴余甚悲之國法奴不敢赴試雖有奇才止於賤而已此一句亦可見冤悶鬱抑之志矣大鵬與劉希慶友善多唱酬成帙當時卿大夫皆許之許學士箴使日本與之俱後李鑑以備諂倭中事帶往兵敗死於軍中以其地微故不顯柳夢寅云徐起朴仁壽權千同許億健以學行稱惟徐起孤青有聞不知餘子為何人此類之湮滅又何限

醫國

凡醫道問証不如觀形觀形不如按脉症雖緊重有置而自愈者矣形雖毀剥有貞疾不死者矣形不病而脉病命曰行屍察

斯無失之謂明醫也邦國亦然八疵九瘼思所以料理者對症之醫也懼災異之示儆哀萬姓之愁苦閭百工之解廢者審形之醫也雖無目下之近憂早覺禍機之隱伏者診脉之醫其大者有三而離叛不與焉一曰女謁摯御有交通之漸也二曰戚里勲舊有與政之端也三曰猾鄰強敵有窺覷之兆也女謁摯御密徑讒賊誰得遏之戚里勲舊憑倚擅弄誰敢詰之猾鄰強敵乘便肆動誰能禦之三者有其一臧否混而形賞濫有其二威權勝而君子退有其三君臣塗炭玉石俱燬宮闈之間明主可以處矣朝著之上哲輔可以維矣邦域之外則有大小強弱之別固將無故而侵轢況在我有不量措譽者耶詩曰好樂無

荒良士瞿瞿明智之士無以一時而偷安長慮却顧彌縫於未亂或庶幾焉而已矣

桄榔樹歎

杜子美作桄榔樹歎其緊要只在幹排雷兩猶力爭根斷泉源宣天意二句此謂唐運既衰如樹之根斷諸將雖用力排患終亦莫之奈何其在時平枝繁葉茂有不足恃惟識微者先覺也此有所本詩蕩八章云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子美乃演為一篇其義益見完備蓋國之根本在民廟朝之上禮樂文物都雅可觀君臣方將享其昇平究其所本此物果何從出乎民也人情安則逸逸則奢奢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貪貪於何施

亦民也上過侈則下必殘下殘則疾上疾上則思亂此必然之勢也是謂本末先撥幸賴無疾風甚雨而撐存焉耳余考前史宋之世宰相之權太重奢靡無度始於趙普之瓶金此太祖立法有以失之也以至南渡偏安張浚趙鼎之屬舉不免培克濫奉外禦置不論內訌已不勝其多終至滅亡而後已也明之時閹宦之權太重一星之積富過王國成祖立法有以失之也其末草寇自成偏袒一弮甌夏以傾中土民心尚至今疾首蹙額像想當時齒根出酸朱氏安能復興每誦子美童童青蓋霜雪竿籟之句輒為之三歎

門生

孔子門人三千置不論七十子之傳世者多可笑若使當時悅慕之衆至於是則其遇於世亦必不如此矣如公伯僚公孫龍等何所取而配享于文廟耶又如孟門數人之外如丑章等倫愚妄不恭少無受益之意使生于今世未必為平人矣以近世驗之退溪先生德尊位崇賓客過從書牘往復理宜頻繁逐一收載于門生錄謂皆有啓發進益其實不然也不然聖人何以有得見有恒之歎退溪何以有風吹草動之譏是以官不必顯才不必奇名不必彰道不必高惟終始門館一意深受是為君子之徒也余謂如時雨化者後世無聞成德達才為一科答問為一科私淑為一科以為錄方是無憾

武備為急

聖人以誨盜比諸誨淫今有妖冶當街艷粧濃態自非貞孫之士鮮不心挑家有貨寶守護不備使衆目齊覩則惟正士為能不晚矣盜有大小小者偷之大者劫之劫之不可殘而殺之既偷始備則亡羊而補牢也至死難悔人亦哀之國家至於隣敵亦猶是也土地貨寶固敵人所欲然而不敢遽至亟奪者畏其有備也時又無事文教為勝文教之所以行豈非有賴於武備乎如室中器什完具衣幣鮮新文席在下畫圖列壁讀書說理從容方得苟使礎傾柱朽猙風忽至梁摧人壓物無餘迹是以習安忘危犯文賤武者其誨盜甚矣故涉遠海者先治舵碇蓄

多粟者必繕宮蓋不然風薄雨溜未可不敗也余嘗謂文既略備正當以武事為急讀易至此感而書

術家

術家有峻元大亨弘利碩貞明月清風之書皆別有先後天之數其知貴賤貧富壽夭大小科之年理或有之至於已姓妻姓父母之年則無是理姓者非天命即人意又或一姓累變宣有以數推究之道世或有四柱恰同者其妻姓皆同耶四海之內怪姓漸繁此又可以前知耶父有許多子父年則同四柱恰同則其子年亦皆同耶然作為書籍傳之後世則必也或中故也可異也或云此是國朝鄭希良之所創其果然否

君之祭肉

壬辰上在龍灣祭貴嬪以膳饗諸宰鄭相澈厲聲曰澈雖驚堂
食官嬪退膳自是士大夫執為談柄 上或祭于私廟領其餘
膳人皆以不食為高尚此釋義不精之過也凡君之所賜何敢
問其所從來耶孔子則必正席先嘗之未聞詰其所從也周禮
天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註云諸臣祭祀進其餘
肉歸胙于王膳夫受之以給王膳又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產云
祭有受賕歸賕註受賕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賕大夫祭歸肉於
公也又夏官祭儀云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註云臣有祭祀
必致祭肉於君所若然臣之祭肉君猶受而膳之況君之祭肉

耶敬君之餘蹴路馬菊有罰棄君之祭肉不敬之甚也

此義不
可不講

恭

美哉恭之為道誠心為恭則敬自生敬而不休德必成故觀人
必在恭持已必先恭君子之德非學不備君子之學非師不明
明師強輔非恭不告得之於己非恭不持子職臣分恭行不怠
如斯而止矣詩云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柔
木柔桑也桑於絲非類而非桑絲不成矣恭之於德亦猶是也
愚俗不達輒謂德不必恭故有是言也

蟬雌雄

昔有一長老任海縣以螳蟬徧遺親友後至京親友皆會一人

曰蟬何雄多而雌少曰蟬雌雄可知乎四座發笑仍徧詰四座
皆不知一朝士後到素以習事稱衆仍惑之或謂其別在螯或
謂在跪或謂在甲惟不及目朝士乃曰其別不難即在目四座
又捧腹然此亦可見當時士大夫風習疎雅不察細務今四五
十年間章甫少年百伶百俐緩於文學鄙功瑣事無不貫穿日
夜所敵為不離於利害詩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世道安得不
偷然廣雅云雄曰蜺蜺雌曰蜺帶註團臍者牝矣者牝博物者
宜識別天官庖人之職供祭祀之好著鄭玄謂若青州之蜺蜺
蜺者蜺鹽也雌好而雄劣掌其好著不容不辨

侈俗

古者侈生於欲後世侈生於俗而欲生於侈書云惟天生民有
欲欲者指耳目鼻口四體之欲此不可以屏絕故不得不賴財
而為生因循之境或不免過分而涉乎侈也今也則不然其車
馬衣服宮室飲食莫不以及人為深恥虛已務外汲汲惟恐不
足只如貪士門內吃菜對人盛饌又如寒女閨居垢衣見客艷
粧皆務外之習也世方尚閭卿相之子必為卿相生於富驕死
於富驕轉輾增添不自覺也雖無田無祿之室與之朋好姻婭
死諱樸素必欲拔援而企及不甬衆嗤也侈必待于財賄不足
則百計鑽求不復計其非義是謂侈生於俗欲生於侈也古者
貴臣多起於貧賤雖君人者亦云舊為小人使之歷驗而知其

艱故不至於太濫彼朱門黃口何從而知之周書云世祿之家
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悖天道弊化奢麗萬世同流又曰茲殷
庶士庶罷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夫湯
德之所重在於立賢無方末流之弊又至於此此殷所以亡也
國之所賴者民民之所賴者財莫若去貪熄貪莫若崇儉崇儉
之道又在乎急賢而舍閹俾知生財之艱難矣吾嘗過僧寺觀
楮紙之役極是辛苦後用紙必思其難辦紙猶如此况農織乎
詩云為絺為綌服之無斁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監兵使

兵使只領東伍權位相抗各自為心將何以有功古人云一蛇

九尾蛇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格言也以數郡疲祇兩將
携貳師律無主此失制之大者也監司之職兼巡察之任道內
兵民莫非統率有事則監司為主將兵使為副禦敵赴難或親
往或使副行無所不可此亦今政之可講也

為學治生

布衣之士為學有志每為飢寒所逼其道不終惟生知之外道
必由學而成未至於成未必皆純如也為永未入困苦先剝如何
能專一心力耶余見今世善士或一意文學荒棄家務至無可
收拾不能奉先養親妻子凍餒志隨而遷變雖悔無及也許衡
云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士

君子當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果處之不失義理亦無不可史臣謂其設教之方千古一見此則王守仁非之是矣為學者十分義理中物治生者利害上事利害者人各自得不待乎獎勵為學雖賴於治生而若以為先務則不可孔子罕言利恐其害道也互鄉童子見與其潔進而已聖人容量蓋如此又未嘗斷言治生之不可也君子惟患學不力不患其不治生若曰二者如陰陽晝夜必不可並行寧有此理是以庶矣而後富之富矣而後教之富矣者政令優厚有以及之又非使民各謀其利而得之也聖王既遠貪富相懸財者出於力或棄於無用之外或救死猶不贍苟不料理何以得生然治生無他道夏畦艱

難擇難熟習商賈多敗少成皆不可為也外此皆非理也雖欲治生亦無其路也其元無產業者坐飢而已稍有田園者節儉為上策其不堪菲薄畏人譏笑者卒亦無成耳子謂顏淵曰庶乎屢空非安貧屢空而安貧者為難在顏子雖安之而在他人者必有可憫者矣况顏路在堂簞食不繼則顏子豈不欲竭力以求免乎此耶其安貧之意包在庶乎之中而屢空一其嚙傷之辭乎至於眾人奔走乞求死之士若此者亦多可哀也已

風憲之職

風憲之職所以儆肅百僚霜臺栢林昭其清也授以立秋象以熒惑昭其嚴也鷹蟄之喻多冠之服昭其威也白簡彈駁丞相

遜位昌言犯顏人主動容不然奸雄巨猾無以戢其威毒而蹙
跌之頃必入螯粉雖榮寵而導之惟恐其不敢況挫抑之加耶
雖或挾私逞忿猶宜人主施罰相公救解使視瞻不沮方為遠
圖況大臣旁伺助威耶今法臺官覈奏大臣其一人專論有禁
勢焰方張得一人亦幸矣何可與衆共之乎時平矣無大隱矣
猶可以撐拄度世異日之禍必有難言者矣

武弁注擬

用人之道宜先熄奔競今世武士不勝其繁多非造謁不得官
故掌銓之門鎮日充塞惟恐或後武弁亦衣冠之族何可混棄
於胥隸之間而不責廉隅耶如是而得之其能臨民治兵為國

忠貞耶余每云今世之文藝不及武技弓刀之任猶可以射鳥
獸防盜竊余雖終日思之不覺表賦之可用處人謂事大用表
然無表則用文又未聞無表而不能事大也以是言之武何負
於文哉然而待武之賤至此設或嚆矢內向將使墨以噴之筆
以觸之耶今若更為制試以武技請以武經等以高下以次注
擬如陰仕之勘簿魚貫不中格者不得間之已入仕期滿者亦
為籍先後不亂邊堡之關負亦為籍而一循先後之序使人人
未注之前皆知當注之列則人情必大悅矣四方之人亦使監
司依此隸試以時上聞隨入格高下而官之無中外之別則不
但官不失人才藝必將蔚興矣

通經科試館學儒生

選人莫如通經而今之經科無不椎迷詞賦倖占者反勝養士
莫如太學而今之居泮者無不輕薄委巷拘曲者反勝草澤之
際雖或有抱經自好者不過天理之不泯非 朝家導化之收
及以是知域內無全材廷上無盛德也世安得不降俗安得不
卑乎今之經科多是遠方駕才蓬心昧目徒能誦讀取之何益
然不取則遠方絕仕進之路而怨讟益興為今之計初試而誦
讀製作而擢筭畿外七道各宜擢筭之數一如初試之定額然
後經筵侍從六曹等官播定為例必使其一人在列使遐土寢
為纓紳之鄉則俗美而怨熄矣今之居泮者多是哺啜苟冒引

朋相濟營私造訛者若令師儒者五日一造摠其威儀申其講
討其不入矩者斥去領館事者逐月一造其不入矩者斥去責
及師儒人主逐年一造廢製作而專講討其不入矩者斥去責
及領事其有興動不寢之案者任教之官增秩增俸以寵異之
則寧有此憂今之泮儒朋比甚於朝著嫉妬劇于權要大廷之
上一事不愜必昌聲封章不從者公排顯罰人皆緘口謹避遂
有館學換局之說而恬不知恥又言不能得則必空館而去退
陶子云空館始於宋之捲堂近要君也然則此已有大賢定論
不可改評宋景定淳祐間朝廷任一宰執用一臺諫稍不若眾
心三學之士相率攻之必去而後已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以

力勝遂以術籠絡之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啖其利而感其恩噤不敢言其要君去國上書贊美挽留之此而不禁末流之弊必至於宋而後已也夫黌舍講生於國事何干此丘濬所謂處士橫議者必在國家末造者是也苟有意見自去論說得矣何至於鉗勒衆情耶其或將亡之會上下蒙蔽駭梳所闕不容不言則有之漢之王咸唐之何蕃宋之歐陽澈其人然國家惠養之恩輕家族滅死之禍重則奉身逃竄可笑一心忿激不恤性命者愚矣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四柱

徐四佳云以年月日時類之命之四柱極之五十一萬八千四

百而無復加矣甲子極於六十六而三因之疑若不止此數月係於歲時係於日甲巳之歲必甲子時亦如之餘皆如例故也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命推之於無量數之人其可準例而皆合乎然易道以三百八十四爻辭占無窮之變在人之善觀耳

性情有輕重相貌有尊卑地位有尊卑所值有善惡

參以決之猶或庶幾

利害仁富

孔子罕言利先儒謂苟利於己必害於人夫耕稼而食蚕績而衣在我為利而害不及人謂之必害則疑若過矣若果妨奪於人者聖人必不言不但罕而已孟子引陽虎之語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聖王力作財貨有積優學顯仕厚祿至富則固有之

何礙於仁哉然利者天下之所同欲利一而窺占者十百我若
據有不讓則其希覬而不能得者必多天之生此利也初非為
我設今在己而不在彼則雖謂之必害可矣富者多財之稱財
從業出業因力起力雖吾作財必賙人故宗族待炊隣閭仰惠
行道貪丐莫不思沾餘瀝此皆仁人之所當致意少有則用少
多有則用多角隨有長蓄則害心富之不能兼仁定矣傳云富
乎忍恥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君子體念於利害仁富之間
庶幾不失所從

退溪先見

皆賈太傅為慟哭流涕之說尚論者以為太過余以為不然天

下事固有幸與不幸比如等室或垣墻不固守禦不密人謂必
致患害後來覺其如此稍自警備則免矣外盜偶過不曉則免
矣偵察偶得先破計謀則免矣免既幸矣初非言者之誤也漢
之事苟非分裂侯國一著則賈生之言未必不中也聖朝至明
宣之際殆可謂少康然退溪先生答黃仲舉書却云南北鉅患
不朝即夕而環顧在我無一可恃則山林之樂亦宣必可保以
是私憂竊歎方朝野晏然先生獨發此言衆必謂迂儒例談然
不四十年有壬辰之禍及 仁廟初國勢若壞屋漏舟不日傾
覆而猶不覺知終致塗炭以今思之退溪之憂歎畢竟悉符東
坡曰慮不及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到頭而悔者末矣世

之偷樂矣別於鸞幕魚釜耶其山林不保之說亦足傷歎策詔
於廟朝而毒偏於黎庶填壑塗地莫非非辜此宣天意也哉

陰訟

古者陰訟必聽於勝國之社蓋男女之間隱暗之事難得而明
之也假饒實有君子固宜掩耳不聞況或有未必然者耶昔者
河宗岳之後妻有醜聲李龜岩楨之妾與岳之後妻姻婭故寃
之甚力曹南溟與岳之前妻之女姻婭而後生輩信從故至發
通文南溟又言于監司刑訊諸囚不得其端緒推官見罷玉堂
劄啓機閱甚重洪暹啓曰今見大司憲朴應男所啓植遣人來
京恐劫朝官及出回文而火其家撤其室等事皆非儒者事畧

示罪責亦可或死杖下則未安事之虛實姑置之其為斯文之
著辱大矣退溪間之曰曹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天下萬物無足
以嬰其心者彼鄉里一婦失行與否是何等塵穢事乃自貶損
高節與人爭是非費盡心機至於積年而猶不知止誠所未曉
後鄭仁弘舉物表霞外之語謂先生比南溟於周顒著文譏之
至今傳為說話其事極可咍南溟之高世重名因此陰事幾乎
不免罪辜賴高奇峰諸人極力營救幸而免矣此可謂士大夫
之炯戒凡干涉陰微一功嘿以避之囚繫甚可畏耳

智料隱匿

周諺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蓋天地至大至廣

有邪氣怪物間於其間天地亦育之而不禦也在人亦如此者不能皆善時有凶奸不良者出雖聖人不能化而入道如此者畏威寡罪足矣所謂革面是也若覈窮而無所容則亂之媒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水清則不深人察則病隘也夫天地之間怪形異物必藏匿深淵之中人或侵干窮逐其怒躍奮起害人必矣如燃犀之事可驗也余嘗聞諸人深峽有絕壁老松其幹中析下有一泓無底祇有棧以斫樹者樹顛而響震壑谷却有異物類猴驚跳出在巖石上但水族覩陽目不能猝開祇竄入林數竊窺俄見目光電閃周視無人即還入淵中是夜風雷颯起山林盡摧禾稼麋滅余謂此無支祁之類

祇不為其殘殺幸矣察淵不祥其是之謂歟人情亦然生稟跂蹻之性不受羈束者若不度輕重過加操縱其不速殃者鮮矣故曰歟窮則攢鳥窮則啄人窮則亂然高位撫衆生乎

寒暄堂

或問曰子奚不為故子曰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故孝經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治平本自修齊始禮備於門庭舉措于天下其理即然但有大小之別耳然以所覩驗之國之榮祿衆願萃為家之使役被軀而不免者也有罰無賞為財乞也有勞無逸為人少也用此準彼大有不相侔者就其間優其衣食曲為

周旋俾無怨讟宜矣其於黜陟矣暇言哉國朝寒暄金先生居
家內外婢僕各有名號分之以職較其勤惰而升降勸懲之俸
料以之增減又有朔望讀法聽訓之規不知先生將如何處置
得中乎意者先生稟積而僅夥故耶要非貪灶所倣

忌日待賓

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吊聖人哀有喪主人方在慟疾客不宜吉
服也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其不酒肉可知伊川之羹父客
欲酒周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此以禮處人也退溪忌
日待客以素饌不用肉蓋亦伊川之意而以喪餘處之也方伯
來訪忌輕而客尊故主客異饌方伯覺之令俱進素饌其答門

人曰此下士之於公卿之禮非以齒德論也然朱子家遠諱一
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按喪大記既葬若君食
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不避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註云酒醴見顏色故當辭又按雜記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
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
皆飲之註至齒為齊入口為啐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
主人凡酒肉皆美味不避梁肉而辭酒醴者為見於顏色則酒
重於肉矣孝子之不酒肉無他不忍於美味肉無變色則其於
尊客猶可以不辭也合以究之忌日雖曰終身之喪其服據家
禮不過黻紗幘頭黻布衫布裹角帶祖以上則只黻紗衫婦人

淡黃帔祭罷不酒肉黻巾素服素帶以居輕重與禪服等其於
待賓與主人同饌未知其允愜也朱子宣不重禮而詳處耶退
溪家忌日安東府伯往謁有饋既退覺有獐鮓等物卽具書追
還按雜記三年之喪如或遺之以酒肉則受之必三辭喪者不
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然則客之未退三辭而終受又况府
伯之尊貴與衆賓有別而忌日比喪內煞輕已去而追還未知如何

權奸自全

蘓東坡曰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改爲而常患乎不信
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于不及改爲此忠臣智
士所以深悲而亂亡之相尋也夫兵燹外寇或由事勢之不得

已其權奸篡逆莫非謨猷之不臧彼不軌之徒未必皆始心位
高則勢重勢重則志驕志驕則惡積惡積則天下共嫉之而惟
君不覺也於是諛媚于內以迷其上威福于外以憎其權馴至
匪分之圖此不獨地逼導慾不如此身亦不保故不得已爲自
全之計也若使人主早悟如此移薪之功不過一指之力矣當
其時必有抗言不諱之臣人主輒以媚嫉輔弼壞亂朝廷起之
斥逐殘殺無所不至及其傾敗雖悔何益余見古今惡逆踵接
忠諫亦間發只見孤臣之非辜未見大憝之沮謀者也故天下
傾耳而聽重足而立袖手箝口旁睨而竊嗟宣不象執武侯心
書云猛獸失險
童子持戟而追蜂虿發毒壯士徇寵之索性恣惡也耶

不忘貪賤

有財謂之富有爵謂之貴人生墮地官未有一級地未有一畝
貪賤而已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禮者不忘其本故身益貴而
心益卑家益厚而志益虛殆庶幾乎古諺云卑不學恭貪不學
儉非人性分爾殊勢使然也貴富而恭儉者即不忘其本乎恭
則人附儉則用足此治邦之要務也恭之反則驕儉之反則侈
驕侈而不亡者蓋鮮矣古者子生三月剪髮為髻以為歸既殯
訖髦亦不忘本之義也親歿雖說而不應投水卑火必將藏而時省孝子終身
之慕豈因生死有別余謂挾頤午達之禮縱不可復湏收取百日摧落之髮粧為佩用
以接續追遠之誠一以不忘始生之貪賤抑可以有助世教矣

樂律

樂學最難曉一調七聲專禁陵犯有減而無增然至於以律和
聲顛倒錯互安在乎不陵不犯至不得已則又用半聲如黃鍾
之數八十一則用四十有奇是也用四十有奇強名之曰黃鍾
可乎此外不可踰者不一別有著不贅吾友李來慶多藝善彈
琴宰相薦其知音判掌樂院事造石磬既後竣寄余書曰吾既
寡知而所知亦不能施措只得從工師之言其奈世何哉余聞
而歎曰此矣獨樂律哉循習既痼耳目日久無論觚之不觚一
欲變動羣起而譁之淺近猶然況其深遠耶來慶又嘗為余言
王孫南原君曾到燕京有道士善吹簫其聲清徹異常行中無

可傳學者燕人云他日東使之發必使簫者與俱宜使甫國樂工學習也後莆師果至王孫携樂工往則館伴大夫不許入莆師云我既如約而至爾反不肯何哉館人只權辭以對而已國人之壅塞陋劣如此今樂院諸器有其物而無其人者亦多噫

五不均

詩云東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為民父母子育衆庶宜容輕重遠近之別故役民宜均苟使一勞一逸雖慈父之於諸子不禁其或怨况國之衆民哉要其均先要名目不繁名同則役均役均而後無怨也今之軍卒名色極夥至於鄉兵之禦營禁衛之類將在京而兵在鄉每一邑若干人遍於南道不

但卒不知將同隊共哨亦落落不相慣將何以緩急得力其上番也則三年一番每三人裝送三月而罷番者便甚送者苦極此一不均也陸有兵營海有水營今兵馬使所統不過旗手吹手之類其餘私賤東伍則皆統於本官故旗吹之類徵納錢布為營中百為之需既納則不可重役故凡操練無復與焉不知旗吹之為何物所謂操練不過各邑東伍而已名案車反已是不可而至水軍則納錢納布其彼同而水操他無見兵故不得已重役此水軍之益不得聊生也二不均也邦法重閭閻其流之弊雖曾高無官無文不武而坐享安樂其戚庶別又轉相倣效豪民有財者穿衫戴冠強稱儒士終身無隸三不均也今之

良役者籍良民為兵而其家無軍裝不具兵事只納錢布有攤徵隣族白骨兒弱之弊已是不可而京兵則頒布給米厚養不暇鄉兵殫竭流徙而不恤俱是遇亂死敵之命而苦樂懸殊四不均也東伍者私門臧獲也雖謂官不歛布任付其主一室夫婦二主迭侵必蕩產乃已天下之窮民莫有如此者法使之然也五不均也故曰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奈之何知其如此諉之於拯濟無路而坐視塗炭耶若此者即赤子病將死而不思救藥也今之政不特不救加之鞭策以促命也夫

武學

當世豪民逃役即不可不養通此殘氓所以偏苦也夫儒士業經史武夫習弓馬外此皆游食無賴也越自賤有君子軍終賴其力每郡宜創武學祀武成王儒繫於聖廟武繫於武學逐年課業校其優劣其三不中格者降充軍役其中格者以次轉升別立名號以新耳目如君子軍之例其絕特者又推為京局將官更無徵布之苦則人不厭避而有緩急可賴之實矣然此又守宰斷為則有百道魔戲至於彎弓挾銳若列其名目送之京司取舍由於本兵之官則事可諧矣

黨長里長

南州之地武斷鄉曲者多養戶之弊守宰數易武斷恆存故官

更可以欺長上不敢違其豪橫乃倡言曰江流石不轉也謂前水非後水而惟石鎮留也是以齊民逃役免賦竄入其中官不敢問朝廷憂之而不能禁養戶者古之陰附也按綱目元魏太和九年陰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強徵歛倍於公賦蓋其始歲飢民流或投託為徒役遂仍成隸屬今之弊蓋近之矣我邦奴婢之害不可殫說國弱由於此民貧由於此雖傳世臧獲猶宜限名不至濫畜況平民而抑有之耶其後魏用李冲言置三長定民戶籍為其多隱冒也乃準古法五家立隣長五隣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強謹者為之隣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升一等民始皆愁苦豪強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

倍上下安之蓋有任則有養養者所以勸也得則率失便有缺然後其任也必力有勸則又必有威瘼曠受罰莫不振刷委巷之奸冒可以畢得此已驗之迹而遵述有本必舉之故也其無過升等亦合料理黨長一里長五隣長二十五其一百二十五家之內復三十八夫則餘八十七夫若益損其額以今觀之隱漏殆半苟有盡括之術所發不啻三十八而已故民所以安之也各相統率分數分明所謂多多益辦不過如此

辭官

晉王述受職不讓其所辭必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曰非也克讓美事述曰既謂堪之

何謂復讓人言汝勝我豈不及余謂任大責重以君子謙虛之心
宜無僨敗之慮位崇名尊以慎難之心又宜無危懼之志怵
惕退遜理直不免不然而於尋常叙遷必鋪列虛辭滿笈欺詐
有若驚惶同措者渠何嘗一分有此心耶搢士相見禮入門升
階固有先後之定例猶且相讓故曰小讓如偽大讓如慢其義
亦至矣然君賜之衣服服而拜賜賜之車馬乘而拜賜除官者
亦必先謝後辭量分度義雖終辭何害高麗杜景升南州人也
為門下侍中舊制三品以上每遷級例上讓表景升獨曰內不
欲讓而外為禮文吾不忍為也即王述之儔匹爾

